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二十五

趙司戶千里遺音　蘇小娟一詩正果

詩曰

青樓原有掌書仙、未可全歸露水緣、
多少風塵能自拔、淤泥本解出青蓮、

這四句詩頭一句掌書仙你道是甚麼出處列位聽小子說來唐朝時長安有一個倡女姓曹名文姬生四五歲便好文字之戲及到笄年丰姿艷麗儼然神仙中人家人教以絲竹宮商他笑道此賤事豈吾所爲惟墨池筆塚使吾老於此間足矣他出口落筆吟詩作賦清新俊雅任是才人見他欽伏至于字法上

過鍾王下妝顔柳眞是垂出世的術夫人得其片紙隻字者重如拱璧一時稱他爲書仙他等閒也不肯輕與人寫長安中冨貴之家豪傑之士爭輪金帛求將他爲偶的不記其數文墨對人道此輩豈我之偶如欲偶吾者必先投詩吾當自擇此言一傳出去不要說[illegible]擅才子爭奇鬬異各獻所長人人自以爲得大將就[illegible]張打油胡釘鉸也來做首把撮箇空至於那强斯文老臉皮雖不成詩叶韻而已的也偏不識廉恥搖他娘兩句出醜一番誰知投去的好歹多選不中這些人還指望出張續案放遭告考把一個長

又痴

即此已成仙人矣

安的子弟弄得如醉如狂的文姬只是冷笑最後有個岷江經生客于長安聞得此事喜道吾得配矣傍人問之他說鳳棲梧魚躍淵物有所歸豈妄想乎遂投一詩云

玉皇殿上掌書仙　一染塵心謫九天
莫怪濃香薰骨膩　霞衣曾惹御爐烟

文姬看詩畢大喜道此真吾夫也不然怎曉得我的來處吾願與之爲妻郎以此詩爲聘定留爲夫婦自此春朝秋夕夫婦相携小酌微吟此唱彼和真如比翼之鳥並頭之花歡愛不盡如此五年後因三月終

句正是九十日春光已滿夫妻二人設酒送春對飲間文姬忽取筆硯題詩云

仙家無夏亦無秋　紅日清風滿翠樓

況有碧霄歸路穩　可能同駕五雲遊

纔畢把與任生看任生不解其意尚在沉吟文姬笑道你向月投詩已知吾來歷今日何反生疑吾本天上司書仙人以一念情愛謫居人間二紀今限已滿吾欲歸子可偕行天上之樂勝于人間多矣說罷只聞得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異間只見一個朱衣吏持一玉版朱書篆文向文姬前稽首道李長

吉新撰白玉樓記成天帝召汝寫碑文娌作命畢撈了任生的手擧步騰空而去張侯內嫌囂鴻飛於時覩者萬計以其所居地爲青仙里遂是掌書仙的故事乃是俗家第一箇好門面話柄看官你道俗家這派起于何時元來起于春秋時齊大夫管仲設女閭七百徵其合夜之錢以爲軍需傳至于後此風大盛然不過是侍酒陪歌追歡買笑遣興陶情解悶破寂實是少不得的豈至遂爲人害爭奈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纔有歡愛之事便有迷戀之人纔有迷戀之人便有坑陷之局做姊妹的[illegible][illegible]

煙花原無定主。做子弟的失魂落魄。不惜性生怎盡、得做鴇兒龜子的吮血磨牙。不管天理。又且轉眼無情。回頭是計。所以弄得人傾家蕩產。敗名失德。喪軀殞命。盡道這娼妓一家是陷人無底之坑。填雪不滿之井了。總歸子弟少年浮浪沒主意的多、有主意的少、娼家習慣風塵、有圈套的多、沒圈套的少、至于那鴇兒們、一發隨波逐浪、那曉得叶落歸根、所以百十個姊妹裏頭、討不出幾個要立婦名、從良到底的、就是從了良、非男負女、即女負男、有結果的也少、就是人非木石、那鴇兒只以錢爲事、愚弄子弟、是他本等、

自不必說那些做妓女的也一樣娘生父養有情有癡日陪歡笑夜伴枕席難道一些心也不動一些情也沒有只合着鴇兒做局騙人過日不成這斷不然其中原有有真心的一意綢繆生死不變原有肯立志敢堅忍超脫時刻不忘從古以來不止一人而今小子說一個妓女為一情人相思而死又肯舍所愛妹子也得從良與看官們聽見得妓女也有好的有詩為證詩云

有心已解相思死　况復留心念連理
似此多情世所稀　請君聽我歌沃水

天水才華席上珍、蘇娘相向轉相親、
一官各阻三年約、兩地同歸一日魂、
遺言弱妹曾沿托、敢謂冥途忘舊諾、
愛惟同氣了良緣、賡歌一絕于飛樂、

話說宋朝錢塘有個名妓蘇盼奴、與妹蘇小娟兩人俱俊麗工詩、一時齊名、富豪子弟到臨安者、無不願識其面、真個車馬盈門、絡繹不絕、他兩人沒有嬤嬤、只是盼兒當門抵戶、却是姊妹兩個多自家爲主的、自道品格勝人、不耐煩隨波逐浪、雖在繁華綺麗所在、心中長懷不足、只願得遇個知音之人、隨他終身、

方爲了哥的妹妹兩人意見相同極是過得好盼奴心上有一個人乃是皇家宗人叫做趙不敏是個太學生元來宋時宗室自有本等請食本等職銜若是情願讀書應舉就不在此例了所以趙不敏有個房分兄弟趙不器就自去做了個院判雖有趙不敏自恃才高務要登第道籍在太學他才思敏捷人物風流風流之中又帶些志誠真實所以盼奴與他相好盼奴不見了他飯也是喫不下的趙太學是個書生不會經營家務家事日漸蕭條盼奴不但不嫌他貧凡是他一應燈火酒食之資還多是盼奴周給他恐

怕他因貪耍學常對他道、妾看君決非庸下之人、妾也不甘久處風塵、但得君一舉成名、提撥了妾身出去、相隨終身、願有素、亦所甘心、切須專心讀書、不可懈怠、又不可分心他務、衣食之需、只在妾的身上、管你不缺便了、小娟見姐姐眞心待趙太學、自也時常存一箇傾慕的念頭、只是未曾有個中意的、盼奴體着小娟意思、也時常替他留心、對太學道、我這妹子性格極好、終久還是良家的貨、他日你若得成名、完了我的事、你也替他尋個好主、不枉了我姊妹一對兒、太學也自愛着小娟、把盼奴的話、牢牢記在心裏

了太學雖在盼奴家往來情厚、不曾破費一箇錢、反得他資助讀書、感激他情意、極力發憤、應過科試、果然高捷南宮、盼奴心中不勝歡喜、正是

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喚玉郎、
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太學榜下未授職、只在盼奴家裡、兩情愈濃、只要圖箇終身之事、却有一件、名妓要落籍、最是一件難事、官府恐怕缺了會承應的人、上司過往嗔怪、許多不便、十箇到有九箇不肯、所以有的批從良牒上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良可矜、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官

（眉批：不在行人大辛知此）

（眉批：所以恭說不可笑也）

司戶須如此、不是得箇極大的情分、或是撞箇極幇、襯的人、方肯周全、而今蘇盼奴是個有名的能詩妓女、正要插趣、誰肯輕輕、便放了他、前日與太學往來雖得太學既無錢財、也無力量、不曾替他營脫得樂籍、此時太學固然得第、盼奴還是個官身、卻就要他不得、正在計較間、卻選下官來了、除授了襄陽司戶之職、初授官的人、礙了體面、怎好就與妓家討分上、脫籍、況就是自家要取的、一發要惹出議論來、欲待別尋婉轉、爭奈憑上日子有限、一時等不出箇機會、沒奈何只得相約到了襄陽、差人再來營幹、當下司

戶與盼奴兩個抱頭大哭小娟在傍也陪了好些淚當時作別了盼奴自掩着淚眼歸房不題司戶自此赴任襄陽一路上鳥啼花落兩景傷情只是想着盼奴自道一到任所便托能幹之人進京做這件事誰知到任事忙匆匆過了幾時急切裏沒個得力心腹之人可以相托雖是寄了一兩番信又差了一兩次人多是不尷不尬要能不勾的也曾寫書相托在京友人替他脫籍了當然後圖謀接到任所爭奈路途既遠亦且寄信做事所托之人不過道是娼妓的事有緊沒要誰肯知痛着熱替你十分認真做的不

過討得封把書信見傳來傳去動不動便是半年多
司戶得一番信只添得悲哭一番當得些甚麼如此
三年司戶不遂其願成了相思之病自古說得好心
病還須心上醫眼見得不是盼奴來醫藥怎得見效
看看不起只見門上傳進來道外邊有個趙院判稱
是司戶兄弟在此候見司戶聞得慌忙請進相見了
道兄弟你便早些備來你哥哥不見得如此院判道
哥哥爲何病得這等了你要見弟早來便怎麼司戶
道我在京時有個妓坊妓女蘇盼奴與我最厚他肯
助我讀書成名得有今日因爲一時匆匆不替他落

得藉、同他到此不得、原約一到任所、差人進京關於此事、誰知所托去的、多不得力、我這里好不盼望、不甫能勾囘箇信來、定是東差西誤的、三年以來、我心如火烹冷如氷、一氣一箇死、兄弟你若早來幾時、把這箇事托你替哥哥幹去、此時盼奴也可來、你哥哥也不死、如今却已遲了、言罷淚如雨下、陸用道、哥哥且請寬心、哥哥千金之軀、還宜調養、尋箇好日、如何爲此閒事、傷了性命、司戶道、兄弟你也是箇中人、怎學別人說淡話、情上的事、各人心知、正是性命所關、豈是閒事、說得痛切、又發昏上來、服不多兩日、恍惚

臨料君眼中人所以可托不終妥保不存沉甚餘情乎

見盼奴在眼前、愈加沉重、自知不起、呼院判到床前囑付道、我與盼奴不比尋常、真是生死交情、今日我爲彼而死、死後也還不忘的、我三年以來、共有俸祿餘貲若干、你與我均勻分作兩分、一分是你收了、一分你替我送與盼奴去、盼奴知我既死、必爲我守、他有妹小娟、俊雅能歌、盼奴曾托我替他尋人、我想兄弟風流才俊、能了小娟之事、你到京時、可將我言傳與他家、他家必然喜納、你若得了小娟、歡是佳配、不可錯過了、一則完了我的念頭、一則撥了我的瓜葛、此臨終之托、千萬記取、院判泣道領命、司戶言畢而

用忠厚甚

遞院列勾當喪事了畢帶了靈柩歸葬臨安一面收
拾東西竟望錢塘進發不題卻說蘇盼奴自從趙司
戶去後足不出門一客不見只等襄陽來音豈知來
的信雖有兩次卻不曾具說着了贖的說話他又是
箇女流急得亂跳也無用終日盼望紺闔而已一日
忽有箇於潛商人帶着幾箱官絹到錢塘來聞着盼
奴之名定要一見纏了幾番盼奴只是推病不見那
後果然病得重了商人只認做推托心懷憤恨小娟
雖是接待兩番曉得是箇不在行的蠢物也不把眼
稍帶着他幾番要砑在小娟處宿歇小娟推道姐姐

病重晚間要相伴伏侍湯藥、留客不得、畢竟纏不上商人自到別家鬪宿去了、以後盼奴相思之極、恍恍惚惚、一日忽對小娟道、妹子好住、我如今要去會趙郎了、小娟只道他要出門、便道好不遠的途程、你如此病體怎好去得、可不是癡話麼、盼奴道、不是癡話、相會只在霎時間了、看看聲嘶氣咽、連呼趙郎而死、小娟哭了一回、買棺盛貯、設箇靈位、還望乘便稍信趙家去、只見門外兩箇公人、大剌剌的走將進來、說道、府判衙裡、喚他姊妹、去對甚麼官辯詞訟、小娟不知事緣、對公人道、姊姊亡逝已過、見有棺柩靈位在

此我卻離上下去回覆就是免不得聽酒席飯又把使用錢送了公人分付了頭看家鎖了房門隨着公人到了府前纔曉得於潛客人被所將首發將官[illegible]費用宿娼拿他到官懷着舊恨卻把盼奴小娟攀着小娟好生負屈只待當官分訴帶到時府判正赴堂上公宴後了去審理卻是錢繼業務只令權且寄監可憐

可恨可恨大家只怕此等事

粉黛叢中艷質　囹圄隊裡愁形
禍吉全然未保　青龍白虎同行

不說小娟在牢中受苦卻說趙院判扶了兄柩來到

錢塘安厝已了、奉着遺言要去尋那蘇家、却想道我又不曾認得他一箇、突然走去、那蘇家肯認得真情、雖是吾兒爲盼奴而死、知他盼奴心事如何、近日行徑如何、却便孟浪去打破了、猛然想道此間府判是我宗人、何不托他去喚他到官來、當堂問他明白、自見下落、一直逕到臨安府來、與府判相見了、叙寒溫罷、即將兄長亡逝已過、所托盼奴小娟之事、說了一遍、要府判差人去喚他姊妹二人到來、府判道果然好兩箇妓女、小可着人去喚來、宗丈自與他說端的罷了、隨即差祗候人拿籤去喚他姊妹、祗候領命去

了須臾李回話道、小人到蘇家去、蘇黔奴一月前已死、蘇小娟見繫府獄、既判府判供稱道、何事繫獄、祗候回答道、他家裡說爲於潛客人、誣攀官綢的事、府判點頭道、此事正在我案下、既判道看見分上、宗丈看顧他一分、則箇、府判道、宗丈且到敝衙一坐、小可叫來問箇明白、自有區處、說判道直見有書禮與黔奴、誰知黔奴早死了、今見却又把小娟托在小可、要小可斷他終身、却是小可求留與他、一面不知他心下如何、而今小弟且把一封書打動他、做箇媒兒、煩宗丈與小可婉轉、則箇、府判笑道、這箇當得、只是

日後不要忘了媒人大家笑了一回請院判到衙中
坐了自己升堂叫人獄中取出小娟來問道於潛商
人狀了官絹百疋招道在你家花費將何補償小娟
道亡姊盼奴在日曾有箇於潛客人來了兩番盼奴
因病不曾留他何曾受他官絹今姊以亡故無證所
以致官人拘得謝攀判府君賜腐全罪路非推小娟感
荷盼奴舉下也得蒙恩了府判見他出語乖順心下
喜他便問道你可認得襄陽趙司戶麽小娟道趙司
戶未第時與姊盼奴交好有婚姻之約小娟故此相
識以後中了科第做官去了聞得書信來完前願盼

奴相思得病而亡已一月多了府判道可傷可傷你不曉得趙司戶也去世了小娟見說想着舊好不覺潸然吊下淚來道不敢拜問不知此信何來府判道司戶臨死之時不忘你家盼奴道入帶一封書一卷禮物與他此外又有司戶兄弟趙院判有一封書與你你可自開看小娟道自來不認得院判是何人如何有書府判道你只管拆開看是甚話就知分曉小娟領下書來當堂拆開讀着元來不是甚麽書却是一首七言絕句詩云

當時名妓鎮東吳　不好黃金只好書

府判亦不中人

借問錢塘蘇小小　風流還似大蘇無

小娟讀罷詩想道此詩情意甚是有情于我若得他提挈官事易解但不知這院判何等人品看他詩句清俊且是趙司戶的兄弟多應也是風流人物多情種子心下躊躇默然不語府判見他沉吟便道你何不依韻和他一首小娟對道從來不會做詩府判道說那里話有名的蘇家姊妹能詩你如何推托若不和詩就要斷了官絹了小娟謙詞道只好押韻獻醜請給紙筆府判叫取文房四寶與他小娟心下道正好借此打動他官絹之事提起筆來毫不思索一揮

而就雙手呈上府判府判讀之詩云

君住襄江妾在吳　無情人寄有情書

當年若也來相訪　還有於潛絹也無

府判讀罷道既有風致又帶恢諧玩世的意思如此女子豈可使淪于風塵之中遂取司戶所寄贈奴之物盡皆交與了他就准他脫了樂籍官絹着商人自還小娟無干釋放寧家小娟既得辨白了官絹一事又領了若干物件更兼脫了籍自想姊姊如此煩難自身却如此容易感激無盡流涕拜謝而去府判進衙會了院判把適纔的說話與和韻的詩對院判說

了道如此女子眞是罕有小可體貼宗丈之意不但免他憤禍已把他脫籍了院判大喜稱謝蔣千戶辭了院判竟到小娟家來小娟方纔到得家裏見了姊姊靈位感傷其事把司戶寄來的東西一件件擺在靈位前看過了哭了一塲收拾了只聽得外面叫門

枕夜痕肩人之賴嬌

響叫丫頭問明白了開門丫頭問是那個外邊答道是適來寄書趙院判小娟聽得趙院判三字兩步移做了一步叫丫頭急開了門迎接院判進了門擡眼看那小娟時但見

臉際芙蓉掩映眉間楊柳停勻若教夢裡去行雲

晉叔爽王錯認。殊麗全孫帶韻多情正在含顰

司空見慣也。銷魂何況風流少俊

說那院判一見了小姐，真個眼迷心蕩，贈道吾兄所言佳配，誠不虛也。小姐接入堂中相見畢，院判笑道適來和得好詩，小姐道若不是院判的大情分，妾身官事何繇得解，況且乘此又得脫籍，真覺大之恩，殺身難報。院判道自是能作打動，故此府判十分垂情，況又有令兄所囑，非小可一人之力。小姐垂淚道，可惜令兄這樣好人，與妾令姊真個如膠似漆的，生生的阻隔兩處，俱謝世去了。院判道令姊是幾時沒有

眞是生死情致

此輩皆從世態來

的小娟道方纔一月前某日院判喚驚道家兄也是此只可見兩情不捨同日歸天也是奇事小娟道怪道姊姊臨死口口只說去會趙郎他兩個而今必定做一處了院判道家兄也曾累次打發人進京當初爲何不從他以致阻隔如此小娟道起初令兄來第他與亡姊恩愛已同夫婦一般未及慮到此地匆匆過了日子及到中第來不及了雖然打發幾次人來只因姊姊名重官府不肯放脫這些人見略有些難處丢了就走那曾你死活自道把兩個人的性命悞殺了豈知今日妾身托賴着院判脫籍如此容易若

是令兄未死、院判早到這里一年半年、逝姊姊也超脫去了、院判道前日家兄也如此說、可惜小可與游薄宦到家兄衙裡遲了、故此無及、這都是他兩人數定、不必題了、前日家兄說令姊曾把娟娘終身的事托與家兄尋人、這話有的麼、小娟道不顧迎新送舊、我、姊妹、兩人、同心、故此姊姊以妾身托令兄尋人定有此話的、院判道、亡兄臨終、把此言對小可說了、又說娟娘許多好處、攛掇、小可來會令姊與娟娘、就與娟娘料理其事、故此不遠千里、到此尋問、不想盼娘過世、娟娘被陷、而今幸得保全了出來、脫了樂籍、已

老臉自娟然亦非無少望幸者矣

不負卞兒、與令姊了、但只是卞兒所言娟娘終身之事、不知小可當得起否、憑娟娘意下、裁奪、小娟道院判是貴人、又是恩人、只怕妾身風塵賤質不敢仰攀、賴得令兒與卞姊一脉親上之親、前日蒙賜佳篇、已知屬意、若蒙不棄敢辭箕帚、院判見說得入港、就把行李什物、都搬到小娟家來、是夜卽與小娟同宿、趙院判在行之人、况且一箇念着卞兒、一箇念着卞姊、兩箇只恨相見之晚、分外親熱、此時小娟既已脫籍、便可自繇、他見院判風流蘊藉、一心待嫁他了、只是卞姊靈柩未殯、有此牽掛、與院判商量、院判道小可

柩葬司
戶夢托
判人

也為扶亡兄靈柩至此、殯事未完、而今擇箇日子將
令、姊之柩、與亡兄合葬于先塋之側、完他兩人生前
之願、有何不可、小娟道、若得如此、亡魂俱稱心快意
了、院判一面擇日、如言殯葬、已畢、就央府判做主。
婚。將小娟娶到家裡、成其夫婦、是夜小娟夢見司戶、
盼奴、如同平日、坐在一處、對小娟道、你的終身有托、
我兩人死亦瞑目、又謝得你夫妻將我兩人合葬、今
得同棲一處、感恩非淺、我在冥中保佑你兩人後福、
以報成全之德、言畢、小娟驚醒、把夢中言語、對院判
說了、院判明日設祭、到司戶墳上、致奠兩人、感念他

生前相托指引成就之意俱各慟哭一番而回此後院判同小娟花朝月夕賡酬唱和詩詠成帙後來生二子接了蘇香小娟直與院判齊白而終看官你道此一事蘇盼奴助了趙司戶成名又為司戶而死這是他自己多情已不必說又念着妹子終身之事畢竟所托得人成就了他從良那小娟見趙院判出力救了他他一心一意遂不改變從他到了底豈非多是好心的使女而今人自沒主見不識得人顛顛倒倒撞着了道兒不要說枉了這一家人一縣多似蚍蜉一般的所以有編成青泥蓮花記單說的是妓女出處

請看惜惜當赤看有誰識此

血軀總屬有情倫　無情堪羞獨其人

試看死生心似鐵　反令無道愧流淪

拍案驚奇卷二十五　終

奪風情村婦捐軀　假天語幕僚斷獄

詩云

美色從來有殺機　況同釋子講于飛

色中餓鬼真羅刹　血汚游魂怎得歸

話說蘇州有箇舉人姓鄭就在本處慶福寺讀書寺中有箇西北房叫做淨雲房寺僧廣明做人俊爽風流好與官員士子每往來亦且衣鉢充牣家道從容所以士人每喜與他交游那鄭舉人在他寺中最久與他甚是說得着情意最密凡是精緻禪室曲折幽居廣明盡引他游到只有極深奧的所在一間小

房從不看見的老成者亦不道

房廣明手自鎖閉出入等閒也不開進去終日是閉着的也不曾有第二个人走得進雖是鄭舉人如此熟卻無有不到的所在也不領他進去鄭舉人也只道是僧家藏叠資財的去處大家湊趣不去窺覷他一日殿上撞得鐘響不知是什麼大官府來到廣明正在這小房中慌忙趨出山門外迎接去了鄭生獨自閒步偶然到此房前只見門關在那裏鄭生道這房從來鎖着不曾看見裡面今日為何却不鎖一步步進房中來却是地板鋪的房門下一看不過是擺設得精緻別無甚奇怪珍秘與人看不得的東西鄭

生心下疑這些出家人畢竟心性古撇此房有何蹊
蹺直得轉手閂門帶眼看去那小床帳鈎上吊着一
箇紫檀的小木魚連椎繫着且是精緻滑澤鄭生好
戲子除下來手裡捏了看看有要沒緊的把小椎敲
他兩下忽聽得床後地板鐺的一聲銅鈴響一扇小
地板推起一个少年美貌婦人鑽頭出來見了鄭生
喫了一驚縮了下去鄭生也喫了一驚仔細看去却
是認得的中表親戚某氏元來那个地板做得巧合
縫處推開來就當是扇門關上了原是地板裡頭頂
得上外頭開不進只聽木魚爲號裡頭鈴聲相應便

出來了、裡頭是箇地窨、別開窗牖、有暗衖地道、到牀下通飲食、就是神仙也不知道的、那生看見了道、恠道賊禿關門得緊、元來有此緣故、我却不該撞破了、他來、心無彌、心下慌張、急排木魚在原處了、疾忙走出來、劈面與廣明撞着、廣明見房門失鎖、已自心驚、又見鄭生有些羞怯氣質、面上顏色紅紫、將眼瞟去、小木魚還在櫃的上搖動未定、曉得事體露了、問鄭生道、適纔何所見、鄭生道、不見什麼、廣明道、便就房裡坐坐何妨、挽着鄭生手、進房就把門閂了、床頭掣出一把刀來道、小僧雖與足下相厚、今日之事勢不

兩立、不可使吾事敗、死在別人手裡、只是足下自己悔氣到了、錯進此房、急急自裁、休得怨我、鄭生哭道、我不幸日落火坑、曉得你們不肯捨我、我也逃不得死了、只是容我喫一大醉、你斷我頭去、庶幾醉後無知不覺、苦告、我與你往來多時、也須憐我、虞明也念平日相好的、說得可憐、只得依從、反鎖鄭生在裡頭了、帶了刀走去、廚下取了一大鏇壺酒來、就把大碗來灌鄭生、鄭生道、寡酒難喫、須賜我鹽菜少許、虞明又依他到廚下去取菜了、鄭生尋思走脫無路、要尋一件物事暗筭他、房中多是輕巧物件、並無磚石粗

入彀彀匪

棒之類見酒壺罍巨便心生一計扯下一幅衫子急把壺口塞得緊緊的連酒連壺約有五六斤重了一手提着走在門背後只見廣明揣門進來鄭生估着光頭把這壺盡着力一下打去廣明打得頭昏眼暗急伸手摸頭時鄭生又是兩三下打着腦袋撲的蹲倒鄭生索性把酒壺在廣明頭上似砧杵槌衣一般連打數十下腦漿迸出而死眼見得不活了鄭生反鎖僧屍在房了走將出來外邊不有人知覺忙到縣官處說了縣官差了公人又添兵快急到寺中把這本房圍住打進房中見一個僧人腦破血流死于

術用之分

地下搜不出婦女來只見鄭生嘻嘻笑道我有一法包得就見伸手去帳鉤上取了木魚敲得兩下果然一聲鈴響地板頂將起來一個婦女鑽出公人看見發一聲喊搶住地板那婦人縮進不迭一般公人打將進去元來是一間地窖子四圍磚砌着又有周圍柵欄一面開窗對着石壁天井乃是人跡不到之所有五六个婦人在內一个个領了出來問其來歷多是鄉村人家拐將來的鄭生的中表乃是燒香求子被他灌醉了轎夫溜了進去的家裡告了狀兩個轎夫還在獄中這個廣明既有世情又無踪跡所以

累他不着誰知正在他處將官把這一房僧衆盡行屠戮了看官你道這些僧家受用了十方施主的東西不憂喫不憂穿收拾了乾淨房室精緻被窩眠在床裡沒事得做只想得是這件事體雖然有個把行童解饞俗語道喫殺饅頭當不得飯亦且這些婦女們偶要在寺裡來燒香拜佛時常在他們眼前晃來晃去看見了美貌的叫他靜夜裡怎麼不想所以千方百計弄出那姦淫事體來只這般姦淫已是罪不容誅了况且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爲那色事上專要性命相博殺人放火的就是小

了方纔說這臨安僧人旣與鄉舉人是相厚的就被他看見了破綻只消求告他買矚他要他不洩漏罷了何至就動了殺心反喪了自己這須是天理難容處要見這些和尚狠得沒道理的而今再講一箇狠得詫異的來與看官們聽着有詩爲証

姦殺本相尋　其中妒更深
若非男色敗　何以警邪淫

話說四川成都府汶川縣有一箇庄農人家姓井名慶有妻杜氏生得有些姿色頗慕風情嫌着丈夫粗蠢不甚相投每日尋是尋非的激聒一日也爲有兩

句口而走到娘家去住了十來日大家脈勸氣平了、仍舊轉回夫家來、兩家隔不上三里多路、杜氏長獨自箇來去慣了的、也是合當有事、正行之間、遇着大雨下來、身邊並無雨具、又在荒野之中、沒法躲避、遠遠聽得鈴聲響、從小徑裡望去、有所寺院在那裡、杜氏只得冒着雨迂道走去、避着要等雨住再走、那箇寺院叫做太平禪寺、是个荒僻去處、寺中共有十來个僧人、門首一房師徒三衆、那一个老的叫做大覺、是他掌家、一个後生的徒弟叫做智圓、生得眉清目秀、風流可喜、是那老和尚心頭的肉、又有一个小沙

彌叫做甚麼止有十一二歲這个大覺年有五十七八了、却是極淫毒的心性、不與少年、夜夜摟着這智圓做一床睡了、兩个說着婦人家滋味好生動興就弄那話兒消遣一番淫發不可名狀是日師徒正在門首閒站、忽見个美貌婦人走進來避雨、正似老鼠走到貓口邊、怎不動火、老和尚看見了丟眼色對智圓道觀音菩薩進門了、好生迎接着、智圓頭顛尾顛走上前來問杜氏道、小娘子敢是避雨的麼、杜氏道、正是、路上逢雨借這里避避則个、智圓喀着臉笑道、這雨還有好一會下、這里沒好坐處、站着不雅、請到

小房坐了奉杯清茶等雨住了走路何如那婦人家若是个正氣的由他自說你只外邊站站等雨過了去便罷那僧房裏好是容易走得進的誰知那杜氏是个愛風月的人見小和尚生得青頭白臉語言聰俊心裡先有幾分看上了臉遮揔是雨大在此閙吵不如便進去坐坐也不妨事就一步步隨了進來智圓見婦人挪動了腳連忙先走進去開了臥房等候小和尚陪了杜氏你看我我看你同走了進門到得裏頭坐下小沙彌擺了茶盤送茶智圓拣个好甌就把袖子展一展親手來遞與杜氏杜氏連

希得
酒錢

伴把手捻了看了智圓手度越覺得可愛偷眼覷着有些魂出了把茶側翻了一袖智圓道小娘子茶潑濕了衣袖到房裡薰籠上烘烘杜氏見要他房裡去心裡已瞧科了八九分怎當得是要在裡頭的並不推辭反問他那个房裡是智圓領到師父房前曉得師父在裡頭等着要讓師父不敢搶先見杜氏進了門裡指着薰籠道這個上邊烘烘就是有火在裡頭的却把身子倒退了出來杜氏見他不進來心裡不解想道想是他未敢輕動手正待將袖子去薰籠上烘只見床背後一个老和尚托地跳出來一把抱住

杜氏殺豬也似叫將起來老和尚道這裡無人叫也
沒幹誰救你走到我房裡來杜氏却待逃脫外邊小
和尚奏趣已兜門拴上了老和尚搶住了杜氏身子
弱弱撥掙着不服只是亂逃杜氏雖推逝了一番不
覺道有些興動問道適纔小師父那裡去了却換了
你老和尚道你動火我的徒弟麼這是我心愛的人
見你作成我完了事我叫他與你快活杜氏心裡道
我本看上他小和尚誰知被這老厭物纏着雖然如
此到這地位料應脫不得手不如先打發了他他後
邊少不得有分的了只得勉強順着老和尚摟到床

上行起雲雨來

一个欲動情濃含忙磨突一个心情意懶勉强應承一个相會有緣變了自來之食二个偶然無意栽着無生之藥喫忘了滑如那那樹大的風箱體憐的只當得發狂夠皮袋雖然胸奔無些趣也弃依稀一度春

那老和尚淫興雖高精力不濟起初摟抱推拒時已此有奶些流精滴出來及至幹事不多一會就弄倒了杜氏本等不耐煩的又見他如此光景未免有些不足之意一頭走起來繫裙一頭怨恨道如此沒用

的老東西也來厭世死活纏人做甚麼老和尚曉得掃了興自覺沒趣急叫徒弟把門開了門開處智圓迎着問師父道意興如何老和尚道好个知味的人可惜今日本事不幫襯弄得出了醜智圓道等我來助興罷拖進房把門掩了回身來抱着杜氏道我的親親你被老頭兒纏壞了杜氏道多是你哄我進房却叫這厭物來擺佈我智圓道他是我師父沒奈何而今等我陪禮罷一把摟着就要床上去杜氏剛被老和尚一出完得也覺沒趣拿个班道那里有這樣沒廉耻的師徒兩个輪替纏人智圓道師父是衙頭

陣墊刀頭的我與娘子須是作貌相當不可錯過了姻緣撲的跪將下去杜氏扶起道我怕你讓那老物先將人奚落故如此說其實我心上也愛你的習闇就勢抱住親了个嘴挽到床上弄將起來這却與先前的情趣大不相同

一个身逢美色猶如餓虎吞羊一个心慕少年好似渴龍得水杜家婦性情淫蕩本自愛貪歡空門人手段高强正是能征慣戰羅的羅糶的糶漫一箇肯將就伏輸往的往來的來都一般願辛勤出力雖然老和尚先開方便之門爭似小闍黎漫

領菩提之水

說這小和尚正是後生之年陽道壯偉精神旺相亦且杜氏見他標緻你貪我愛一直弄了一个多時辰方纔歇手弄得杜氏心滿意足杜氏道一向聞得僧家好本事若如方纔老厭物着死了人元來你如此着人我今夜在此與你睡了罷和尚道多蒙小娘子不棄不知小娘子何等人家可是住在此不妨的杜氏道奴家姓杜在井家做媳婦家裡近在此間只因前日與丈夫有兩句說話跑到娘家這幾日方纔獨自个回轉家去遇着雨走進來避避撞着你這冤家的

我家未知道我回與娘家又不打緊會便私下住在此兩日無人知覺智圓道如此却使得且倒與娘了做个通宵之樂只是師父要做一床杜氏道我不要這老厭物來智圓道一家是他做主須都不得他將就打發他罷了杜氏道羞人答答的怎好三人在一塊做事智圓道老和尚是个蠟頭本事不濟有非齊來或是你或是我做一遭不着緊藏了他他就沒用了我與你自在快活不要管他兩人就得着只管說了去怎當得老和尚躲在門外聽見來替了半日巳自恨着自巳忒快不曾捕得十分趣倒被他們迭

去了好些嫉忌等得不耐煩再不出來忍不住厮居
進去只見兩个緊緊摟抱舌頭還在口裡老和尚便
有些惱意暗想道方纔待我怎肯如此親熱就不覺
撚酸起來嘆道得了些滋味也該商量个長便青天
白日沒麻沒臉的只顧關着門嘛甚麼智圓見師父
發話笑道好教師父得知道滋味長哩老和尚趣怎
見得智圓道那娘子今就不去了老和尚放下笑臉
道我們也不肯放他就去智圓道我們做主張不放
須防千萬如今是這娘子自家主意說道可以住得
的我們就放心得下了老和尚道這小娘子何宅智

杜氏術却顛倒不能假處的旋日般洪翻

圓把方纔杜氏的言語遮了一遍老和尚大喜急整夜飯擺在房中三人共桌而食杜氏不十分喫酒老和尚勸他只是推故智圓斟來却又喫了坐間眉來眼去與智圓甚是肉麻老和尚便裝光說得句把風話沒着沒落的冷淡的當不得老和尚也有些看得出却如狗餂熱煎盤戀着不放夜飯撒去畢竟賴着三人一床睡了到得床裡杜氏與小和尚先自摟得緊緊的不管那老和尚老和尚剛是日裡弄得過那話兒即當也沒力量再舉意思便等他們弄一火看看發了自己的興再處果然他兩个擊擊格格弄將

起來極得老和尚在傍邊東嗚一口西咂一口左勾一勾右抱一抱一手揑着自己的陽物摩弄又將手去摸他兩个關節處覺得有些興動了半硬起來就要推開了小和尚自家上場那小和尚正在興頭上那里肯放杜氏又雙手抱住推不開來小和尚叫道師父我住不得手了你十分高興倒在我背後做个天機自動罷老和尚道使不得野味不喫喫家食咬咬指指纏帳不住小和尚只得爬了下來讓他杜氏心下好些不像意那有好氣待他任他抽了兩抽杜氏帶恨的撇了兩撇那老和尚是極壞了的忍不住

一溦如注、早已氣喘聲嘶、不濟事了。杜氏冷笑道、彀苦呢。老和尚羞慚無地、不敢則聲、寂寂向了裡床、讓他兩箇弄聳旗鎗、恣意交戰。兩人多是少年、無休無歇的、咨咨齗聽、又弄起來。老和尚只好嚥唾、蠱毒麼、魅的、散齋了、無聲的、厭景天明了。杜氏起來梳洗罷、對智圓道、我今日去、休智圓道、娘子非日說多住幾日不妨的、況且此起、稍靜料無人知覺、我與你狀得歡會、正在好頭上、怎捨得就去。說出這話來、杜氏悄悄說道、非是我捨得你去、只是喫老頭子纏得苦、你若要我住在此、我須與你兩个自做一床睡、離了他、

纔使得智圓道師父怎麼肯杜氏道若不肯時我也不住在此智圓沒奈何只得走去對師父說道那杜娘子要去怎麼好老和尚道我看他和你好得緊如何要去智圓道他須是良人家出身有些羞耻不肯三人同床故此要去依我愚見不若等我另鋪下一床在對過房裏須他兩個同睡晚把哄住了他師父乘空便中取事等他熟分了然後剛做一塊不遲不然逆了他性他走了去大家多沒分了老和尚聽說罷想着夜間三人一床打動了許多火討了許多厭不見快活又恐怕他去了連寡趣多沒綽處不如便

等他們背後去做事有時我要他房裡來獨享一夜也好何苦在傍邊惹厭便對智圓道就依你所見也好只要留得他住畢竟大家有些滋味況且你是我的心肝你好了通是好的老和尚口裡如此說心裡原有許多醋意只得且如此謙讓他慢慢再看智圓把鋪房另睡的話回了杜氏杜氏千歡萬喜住下了只等夜來歡樂到了晚間老和尚叫智圓分付道今夜我養養精神讓你兩箇去快活些夜須把好話哄住了他明日却要讓我智圓道這箇自然今夜若不是我伴住他只如昨夜混攪大家不爽利留他不住

的等我團熟了他牽與師父包你像意老和尚道這纔是知心着意的肉智圓自去與杜氏關了房睡了此夜自繇自在無拘無束快活不盡卻說那老和尚一時怕婦人去了只得依了徒弟的言語獨自一箇在房裡不但沒有了婦人反去了箇徒弟只得孤眠獨宿了好些不像意又且想着他兩箇此時快樂一發睡不去了倒枕搥床了一夜次日起來對智圓道你們好快活撇得我清冷智圓道要他安心留住只得如此老和尚道今夜須等我像心像意一晚到得晚間智圓不敢逆師父勸杜氏到師父房中去杜

氏死也不肯道我是替你說過了方住在此的如何又要我去陪這老厭物智圓道他須是吾主家的師父杜氏道我又不是你師父討的我怕他做甚通得我緊我連夜走了家去智圓曉得他不肯去對師父道他那竟有些害羞不肯來師父你到他房裏去罷老和尚依言摸將進去杜氏先自睡好了只等智圓來爭競不曉得是老和尚走來跳上床去杜氏只道是智圓一把抱來親個嘴老和尚骨頭都酥了直等做起事來杜氏纔曉得不是了罵道又是你這老厭物只會纏我做甚麼老和尚不揣很命價弄這抽

搜只指望討他的好處不想用力太猛恐不住呼呼氣喘將來杜氏方得他抽搜一番正略覺有些興動只見已是很兵羅光景騰得陽精將洩一擺擺就把自家身子一歪將他傷力一推推下床來那老和尚的陽精不曾洩得在裡頭粘粘涎涎都流在床沿上與自己腿上了老和尚地上爬起來心裡道這婆娘如此狠毒恨恨地走了自房裡去智圓尾師父已出來了腰後自己進去補空杜氏正被老和尚弄趣了興頭發恨撈的却得智圓來正好解渴兩條不及講話摟着就弄好不熱鬧只有老和尚到房做儀還未

平想道我出外了他們又自快活且去聽他一番走到房前只聽得山搖地動的在床裡淫戲磨拳擦掌的道這婆娘直如此分厚薄你便多少分些情趣與我也圖得大家受用只如此讓你兩箇罷明日拚得箇大家沒帳悶悶的自去睡了一覺睡到天明起來覺得陽物莖中有些作癢又有些梗痛走去撒尿點點滴滴的元來昨夜被杜氏推落身子陽精洩得不暢乘機了箇白濁之病一發恨道受這婆娘這樣累及至杜氏起來了老和尚還皮着臉撩撥他幾句杜氏一句話也不來招攬老大沒趣又見他與智

圓父頭接耳嘻嘻哈哈心懐忿毒到得夜來智圓對
杜氏道省得老和尚又來歪廝纏等我先去弄倒了
他杜氏道你伏去我睡着等你智圓走到老和尚房
中裝出平日的媚態說道我兩夜拋撇了師父心裡
過意不去今夜同你睡休老和尚道見放着雌兒在
家裡却自尋客當飯喫你好好去叫他來相伴我一
夜智圓道我叫他不肯來除非師父自去求他老和
尚發狠道我今夜不怕他不來一直的走到廚下拿
了一把廚刀走進杜氏房來道看他若再不知好歹
我結果了他杜氏見智圓去了好一會一定把師父

安頭過聽得床前脚步響、只道他來了、口裡喃道、我的哥、快來關門罷、我只怕老厭物又來纏、老和尚聽得明白、黃箇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厲聲道、老厭物今夜偏要你去睡一覺、就把一隻手去床上拖他下來、杜氏見他來得狠、便道、怎地如此用强、我偏不隨你去、尽住床楞、狠命掙住、老和尚力拖不休、杜氏喊道、殺了我、我也不去、老和尚大怒道、真箇不去麼、我一刀大家沒得弄、按住頦子一勒、老和尚是性發的人、使得力重、早把咽喉勒斷、杜氏跳得兩跳、已此嗚呼了、智圓自師父出了房門、且眠在床裡等師父

智圓求脫

消息只聽得對過房裡叫喊罷就劈撲的響心裡疑心跑出看時正撞着老和尚拿了把刀房裡出來看見智圓便道那鳥婆娘可恨我已殺了智圓喫了一驚道師父當真做出來老和尚道不當真只讓你快活智圓掇箇火進房一看只叫得苦道師父直如此下得手老和尚道那鳥婆娘嫌我我一時性發了你不要怪我而今事已如此不必遲疑且併疊過了明日另弄个好的來與你快活便是智圓苦在肚裡說不出只得隨了老和尚拿着鍬钁背到後園中埋下了智圓背地垂淚道早知這等便放他回去了也罷

直恁地害了他性命。老和尚又怕智圓煩惱。遞般撩哄他歡喜。瞞得水洩不通。只有小沙彌怪道不見了這婦人。却是娃子家不來跟究。以此無人知道。不題。却說杜氏家裡見女兒回去了兩三日。不知與丈夫和睦未曾。叫箇人去望望。那井家正叫人來杜家接着兩下裡都問箇空。井家又道杜家因夫妻不睦。將來別嫁了。杜家又道井家夫妻不睦。旋然擺弄了。兩邊你賴我。我賴你。爭个不清。各寫一狀。告到縣裡。縣裡此時缺大尹。却是一个都司。斷事在那里署印。這个斷事。姓林。名大合。是个福建人。雖然太學出身

却是史才敏捷、見事精明、提取兩家人犯審問、那井慶道、小的妻子向來與小的爭競口舌、嫳氣歸家、的丈人欺心藏過了、不肯還了小的、須有王法、杜老道、專爲他夫妻兩个不和、歸家幾月、三月前老夫妻已相勸他氣平了、打發他到夫家去、又不知怎地相爭、將來藏滅了、反來掯賴、望青天做主、言罷淚如雨下、史斷事看那井慶是个朴野之人、不像惡人、便問道、見女夫妻爲甚麼不和、井慶道、別無甚差池、只是平日嫌小的貧窮、不是他對頭、所以尋非鬧炒、斷事問道、你妻子生得如何、井慶道、也有幾分顏色的、斷

事點頭叫林老問道、你女兒心嫌錯了龍頭與蔣興、夫、你父母之情、未免護短、敢是賴着、另要嫁人、這樣事也有、杜老道、小的家裡與女婿家差不多路、早晚婚嫁之事、瞞得那个、難道小的裁了女兒捨得私下斷送在他鄉外府、不往來不成、是必有个人家、人人聽得的、這樣事怎麼做得、小的藏他們幹、自然是他家擺佈死了、所以無影無蹤、林斷事想了一回道、都不是這般說、必是一邊歸來兩不照會、遇不着好人中途差他了、且各召保聽候緝訪、遂出了一紙廣緝的牌、分付公人四下探訪、過了多時不見影響、却

徇公道
工夫示
衙門部
正密字

說那縣裡有個門子姓俞年方弱冠姿容嬌媚心性聰明元來這家男風是福建人的性命林斷事喜歡他自不必說這門子未免恃着愛寵做件把不法之事一日當堂犯了出來林斷事雖然要護他公道上却去不得便思量一個計較周全他等他好將功折罪密叫他到衙中分付道你罪本當革役我若輕恕了你須被衙門中議論我而今只得把你革了名貼出牌上禁了衆人之口門子見說要革他名字叩頭不已情愿領責斷事道不是這話我有周全你處那林杜兩家不見婦人的事其間必有緣故你只做得

挨雞科 妙

罪于我逃出去替我密訪只在兩家相去的中間路裡不論鄉村市井道院僧房俱要走到必有下落你若訪得出來我不但許你復役且有重賞那時刻人就議論我不得了門子不得已領命而去果然東奔西撞無處不去探聽他是个小廝家就到人家去處綽着些閒話帶着張雞科人都不十分疑忌的却不見甚麼消息一日有一夥閒漢聚坐閒談門子挨去聽着內中一个撩撥着見了颩颩對衆人道好个小官兒又一个道這里大平寺中有个小和尚還標致得緊哩可恨那老和尚又騷又喫醋極不長進門子

聽得只做不知洋洋的走了開來想道怎麼樣的一个小和尚這等賛他我便去尋他看有何不可元來門子是行中之人風月心性見說小和尚標致心裡就有些動興問着太平寺的路走來進得山門看見一个僧房門檻上坐着一个小和尚果然清秀異常心裡道這个想是了那小和尚見个美貌小厮來到也就起心立起身來迎接道小哥何來門子道閒着進寺來頑耍小和尚殷勤請進奉茶門子也貪着小和尚標致歡歡喜喜隨了進去老和尚在裡頭看見徒弟引得个小厮子進來道是个道地貨來了笑

逐依之 驗

笑顏開來問他姓名居址門子道我原是衙中門官爲了些事逐了出來今無處棲身故此遊來遊去若和尚見說大喜說道小房儘可住得便寬留幾日不妨便同徒弟留茶留酒着意殷勤老僧趂着兩盃酒興便溜他進房裏下褲兒行了一度門子是个慣家就是老僧也承受了不比那庄家婦女見人不多嫌好道粗的老和尚耆之不勝看官聽說元來是本事不濟的專好男風你道爲甚麽男風兒强做事受淫的沒甚大趣軟硬遲速一隨着你圖个完事罷了所以好打發不像婦女彼此與高若不滿意半途而廢

沒些收場要發起極來的故此支吾不過不如男風自得其樂這番老和尚算是得趣的了事畢智圓來對師父說這小哥是我引進來的到讓你得了先頭晚間須與我同榻老和尚笑道應得應得那門子也要在裡頭的晚間果與智圓宿了有詩爲証

少年彼此不相饒　我後伊先遞自熬
雖是智圓先到手　勸酬畢竟也還遭

說這兩个都是美少各幹一遭已畢摟抱而睡第二日老和尚只管來綽趣又要纏他到房裡幹事智圓經過了前邊的恭這番倒有些數落起來道天理人

心這个小哥該讓與我、不該又來搶我的、老和尚道、怎見得、智圓道、你終日把我淺火、我須沒討還件處、恐得不好過、前日這个頭腦、正有些好處、又被你亂炒弄斷絕了、而今我引得這小哥來、明該讓我與他樂樂、不忍過分、老和尚見他說、得媚煋、心下好些着惱、又不敢冲撞他、嘴骨都的、彼此不快活、那門子是有心的、曉得、覺得高興、時與智圓道、你日間說前日甚麽頭腦、弄斷絕了、智圓、正在興頭上、不覺說道、前月有个隣居婦女、被我們留住、大家耍耍罷了、且是弄得興頭、不匡老無知、見他與我相好、只管喫醋撚

酸攪得沒收場至今想來可惜門子道而今這婦女那里去了何不再尋將他來走走智圓嘆个氣道還再那里尋處門子見說得有些緣故還要探他備細智圓却再不把以後的話漏出來門子沒計奈何明日見小沙彌在沒人處輕輕問他道你這門中前日有个婦女來小沙彌道有一个門了道在此幾日小沙彌道不多幾日門子道而今那里去了小沙彌道不曉那里去便是這樣一夜不見了門子道在這里這幾日做些甚麼小沙彌道不曉得做些甚麼只見老師父與小師父攪來攪去了兩夜後來不見了兩

个常自激激聒聒的一番我也不知一个清頭門子雖不曾問得根由、卻想得是這件來歷了、只做無心的走來、對他師徒二人道、我在此兩日了、今日外邊去走走再來、老和尚道、是必再來、不要便自去了、智圓調个眼色、笑嘻嘻的說、他自不去的、掉得你下、須掉我不下、門子也與智圓調个眼色道、我就來的。門子出得寺門、一徑的來見林公、把智圓與小沙彌話、備細述了一遍、林公點頭道、是了是了、只是這樣看起來、那婦人必死于惡僧之手了、不然、三月之後、既不見在寺中了、怎不到他家裡來、卻又到那里去、以

致爭訟半年，尚無影踪。分付門子不要把言語說開了。明日起早，率了隨從人等，打轎竟至寺中，分付頭踏先來報道：林爺做了甚麼夢，要來寺中燒香。寺中料了，合寺衆僧齊來迎接。林公下轎，拜神焚香已畢，住持進茶。進了，衆僧正分立兩傍，只見林公走下殿階來，將衆僧對天看着，却像聽甚說話的，看了一回，忽對着空中打个躬，道：既是抱得這等，可伸面上去。又打一躬，道：抱得這个人。下急走殿上來，喝一聲：阜隸那里，快與我拿殺人賊來。阜隸吆喝一聲，答應了。林公偷眼看去，衆僧雖然有些驚異，却只恭敬端

立不見慌張其中獨有一个半老的面如土色牙齒奕戰林公把手指定叫皁隸細將起來對衆僧道你們見麽上天對我說道殺非家婦人杜氏的是這个大覺快從實招來衆僧都不知詳悉卻疑道這老爺不曾到寺中來如何曉得他叫大覺分明是上天說話是真了卻不曉得盡是那小和尚去報的那老和尚出于突然不曾打點又道是上天顯應先嚇軟了那里還遮飾得來只是叩頭說不出一句林公叫取夾棍夾起果然招出前情是長是短爲與智圓同姦爭風致殺林公又把智圓夾起那小和尚柔脆

亦民生發奸此

一發禁不得奔上來吸滿口招承是師父殺死屍見埋後園裡林公叫皁隸押了二僧到園中掘下去果然一个婦人頂下劈斷血跡滿身林公喝叫將了二僧俱發獄取了供案大覺因姦殺人問成死罪智圓問該不首問徒三年滿日還俗當差隨喚井桂兩家進來說是領回方纔兩家嫁娶得鮮林公重賞了僉門于雅其徒役合縣領林公神明恨相尚淫惡後來上司詳允秋後處決了人人稱快都傳說林公精明能通天上辦出無頭公事至今蜀中以爲美談有詩爲証

莊家婦棟漢太分明　色中鬼爭風忒沒情
搶得去後庭俞門子　妝得來鬼臉林縣君

拍案驚奇卷二十六終